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黑暗的另一半

[美] 斯蒂芬·金 ©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



黑暗的另一半

[美] (斯登芬·金)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黑暗的另一半

[美]斯蒂芬·金/原著

文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责任编辑:马图雅 封面设计:小曼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

天艺盛昌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010)8598525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304 千字

2004年4月第一版 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312-1503-9/I·361

全30册(总定价82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泄 密 (1)
- 第二章 恶 梦 (17)
- 第三章 公墓疑云 (24)
- 第四章 小镇凶杀 (33)
- 第五章 血 车 (44)
- 第六章 克劳森之死 (49)
- 第七章 嫌 疑 (57)
- 第八章 指 纹 (73)
- 第九章 敲 诈 (89)
- 第十章 疑虑重重 (102)
- 第十一章 恍 惚 (111)
- 第十二章 公寓施暴 (115)
- 第十三章 恐 惧 (123)
- 第十四章 血腥之夜 (148)

第十五章	斯达克之谜	(162)
第十六章	故布疑阵	(178)
第十七章	孪生感应	(211)
第十八章	窥探	(219)
第十九章	溃烂	(239)
第二十章	最后期限	(250)
第二十一章	绑架	(282)
第二十二章	潜逃	(305)
第二十三章	两个电话	(320)
第二十四章	麻雀到来	(345)
第二十五章	合作	(366)
第二十六章	生死之搏	(386)
尾 声	(403)

第一章 泄 密

五月二十三日的《大众》杂志很有代表性。

封面是一位摇摆歌星的照片，这位歌星因为藏有可卡因和各种麻醉药而被关进监狱，本周他在牢房中上吊身亡。杂志里面是通常的内容：内布达斯加州荒凉的西半部九宗未破的性谋杀案；一位健康食品领袖因猥亵而遭毒打；一位马里兰家庭主妇种出了一个很像耶稣雕像的南瓜——这是说，在一间昏暗的房间你半闭眼睛看它时，它才像；一个跛脚的、半身麻痹姑娘学习跳交谊舞；一宗好莱坞离婚案；一宗纽约社交界婚事；一位摔跤运动员从心脏病中恢复过来；一位喜剧演员在打一场金钱官司。

还有一篇报道，内容是有关犹他州一位企业家在推销一种新玩具，名叫“你妈妈！”这种玩具看上去像“可爱的丈母娘或婆婆”。她里面装有一个录音机，能够说诸如：“亲爱的，他从小到大，我家饭菜从不是凉的”或“我来跟你兄弟住几周时，他们从不给我脸色看”之类的话。最可笑的是，如果你要这种玩具说话，用不着去拉她背后的绳子，只要使劲踢这该死的东西就行了。“‘你妈妈！’里面添满了软物，保证不会破裂，也保证不会划破墙壁或家具”，发明者盖斯帕德·威尔摩特先生骄傲地报道说（报道中偶然提到，他曾被指控逃税——后来这一指控又取消了）。

在这本美国主要的娱乐和知识杂志的第三十三页上，第一幅图片是典型的《大众》式风格：有力、简洁而尖刻。上面写到：传记。

“《大众》杂志喜欢开门见山。”泰德对他妻子丽兹说，他们俩正

坐在厨房桌子边，一起第二次读那篇文章，“如果你不喜欢传记栏，那么你就去读灾难栏，读有关内布拉斯加州姑娘被谋杀的报道。”

“当你认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就不觉得好玩了。”丽兹·波蒙特说，接着，又自我否定似的用手捂住嘴咯咯笑起来。

“不是非常滑稽，但肯定很古怪。”泰德说，又开始翻那篇文章。同时，他的手心不在焉地摸着额头上的一块白色的小疤痕。

像《大众》中的多数传记那样，这篇文章的文字多过图片。

“你对此觉得遗憾吗？”丽兹问，一边侧耳倾听隔壁的双胞胎有什么动静，但他们到目前为止仍熟睡未醒。

“首先，”泰德说，“不是我做的，而是我们做的。记得吗，我们是密不可分的！”他敲敲文章第二页上的一幅照片，照片中，泰德坐在他的打字机旁，滚筒上还卷着一张纸，丽兹正把一盘巧克力糖递给他。纸上写的是什麼，无法看清。但这无关紧要，反正都是摆摆样子而已。写作对他来讲是艰苦的劳动，有人在一边看他就无法工作，如果这个人《大众》杂志的摄影师，那就更不可能了。对于乔治可能容易些，但是对泰德·波蒙特就非常困难了。他写作时，丽兹从不靠近他。她连电报都不会拿给他，更不用说巧克力糖了。

“对，但是——”

“其次……”

他看着他俩的照片：丽兹拿着巧克力，他抬头看着她。他俩都在咧着嘴笑。这种笑容看上去很古怪，显得有些做作。他想起自己以前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当阿帕拉契亚山道导游的时光。那时，他有一个宠物浣熊，名叫约翰·韦斯利·哈丁。他并没注意去驯养约翰，他们是偶然相遇的。在寒冷的晚上，他喜欢喝点儿酒，浣熊也喜欢喝，有时，浣熊喝多了，他就会这么咧嘴笑。

“其次什么？”

其次，全国图书候选者和他的妻子，像喝醉了酒的浣熊一样咧着嘴相对而笑，这很滑稽，他想，于是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

“泰德，你会吵醒双胞胎的！”

他试着压低笑声，但没成功。

“其次，我们看上去像一对傻瓜，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边说边紧紧搂住她，亲吻她的脖子。

在另一间屋里，威廉和温蒂先后开始哭起来。

丽兹看着他，想要责备几句，但做不到。听到他大笑，真是太好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很少笑。他的笑声对她有一种陌生而奇异的魔力。泰德·波蒙特不是一个喜欢笑的人。

“这是我的错，”他说，“我去照看他们。”

他开始站起身，却碰到了桌子，几乎把它撞翻。他是个很温柔的男子，但却出奇的笨拙。在这方面，他还是个男孩。

桌子正中的花瓶滑向桌边，幸亏丽兹手疾眼快，一把抓住，才没有掉到地上摔个粉碎。

“你真是！泰德！”她说，但这时，她也开始笑起来。

他又坐下片刻。他没有拉她的手，而是用两手轻轻抚摩：“听着，宝贝，你在乎吗？”

“不在乎。”她说。有那么一瞬间，她想说：但是，它使我不安。不是因为我们看上去可笑，而是因为……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儿不安。

她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听到他笑真是太好了。她抓住他的一只手，紧紧握了一下。“不，”她说，“我不在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最终决定彻底了解这该死的事情了。如果这次宣传有利于《金狗》的发行，那就更好了。”

她站起身，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不让他跟她一起去。

“下一次你再照顾他们吧，”她说，“我要你就坐在这里，直到你摧毁我花瓶的下意识冲动消失为止。”

“好吧，”他微笑着说，“我爱你，丽兹。”

“我也爱你。”她照看双胞胎去了，泰德·波蒙特又开始翻他的传记。和《大众》中大多数文章不同，泰德·波蒙特的传记并未以整幅

照片开始,而是一张不到四分之一页的照片。它很引人注目,因为设计的很独特,场景是泰德和丽兹在一座墓地,穿着黑色衣服。下面的一行字非常瞩目,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照片中,泰德拿着一把铁锹,丽兹拿着一把锄头。旁边是一辆手推车,上面放着各种墓场用的工具。坟墓上放着几束花,而墓碑上的字清晰可见。

乔治·斯达克

1975 - 1988

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和这个地点和行为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两个假教堂司事在新坟上握手——还高兴的笑着。

当然,这都是故意做给人看的。配合文章有许多照片:埋尸体的、拿巧克力糖的、泰德在一条林中小道上独自散步的,所有这些,都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这很好笑。五年来,丽兹一直在超市购买《大众》杂志,他们俩都嘲笑这本杂志,但是,他们又都轮流在晚饭前翻阅它,有时在厕所也看它,如果他们手头没有别的好书的话。泰德常常思考这本杂志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它热衷于名人的生活琐事而显得这么有趣呢,还是由于它的编辑风格:大幅黑白照片,有简单的宣言式句子构成的文章?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这,这些照片都是经过人为导演的。

摄影师是个女的,叫菲丽斯·麦尔兹。她对泰德和丽兹说,她曾拍过许多躺在棺材里的玩具熊的照片,这些玩具熊都穿着儿童的衣服。她希望把这些照片都辑成一本书,卖给纽约一家出版社。拍照和采访进行到第二天时,泰德才发现这个女人在试探他,看他愿不愿意为她的影集撰写解说词。她说,《死亡和玩具熊》将是“对美国死亡方式最终的、最完美的评论,你不这样认为吗,泰德?”

泰德认为她有一种可怕的嗜好,从这个角度看,麦尔兹为乔治·斯达克定制了一块墓碑并从纽约带过来一事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墓碑是混凝土做的。

“你们在这前面握握手好吗？”她微笑着问，这笑容既谄媚又自负，“这回是一张极棒的照片。”

丽兹惊恐的看了泰德一眼，然后他俩一起看着这远道运来的假墓碑，他们的眼神很复杂：惊奇、困惑、不可思议。泰德的眼睛总是反复落到墓志铭上：

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其实，《大众》要告诉广大美国名人崇拜者的故事非常简单。·泰德·波蒙特是个很受尊敬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狂舞者们》获得1970年国家图书奖提名。这类事对文学评论家有影响，但美国广大的名人崇拜者们对泰德·波蒙特毫无兴趣，他在那以后只用自己的名字出过一本书。名人崇拜者们关心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泰德以另一个名字写过一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以及三本极为成功的续集。当然，他用的那个名字就是乔治·斯达克。

泰德的经纪人里克·考莱在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后，向《出版家周刊》的路易斯·布克透露了乔治·斯达克的秘密。随后，出版协会的杰里·哈卡维又进一步传播了这一消息。但是，无论哈卡维还是布克都不了解全部情况，因为泰德严禁他们提起那个自负的王八蛋费里德里克·克劳森。出版协会和出版行业周刊的影响有限，所以这个秘密被认为值得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泰德告诉丽兹和里克，克劳森是迫使他们公开这一秘密的王八蛋，在报道中别提他。

在第一步采访中，杰里问他，他认为乔治·斯达克是个什么样的人。“乔治，”泰德回答说，“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这句话成了杰里文章的标题，它也给了那个女摄影师麦尔兹灵感，使她真的定制了一个假墓碑，并把这句话刻在上面。不可思议的世界。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世界。

突然，泰德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二

在泰德和丽兹墓场照片的下面，黑底上印着两行字。

第一行：死者与此二人极为亲密。

第二行：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笑呢？

“因为世界是一个奇怪的鬼地方。”泰德·波蒙特捂着嘴笑道。

对这次突然而至的宣传，丽兹·波蒙特不是惟一感到不安的人。他自己也感到一点不安。尽管这样，他仍觉得无法停止大笑。他停下片刻，眼睛一看到那句碑铭——不是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就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尝试停止笑，就像去堵一个千疮百孔的堤坝，你刚堵住一个洞，马上又在别处发现一个新的漏洞。

泰德怀疑这种抑制不住的大笑有点不对劲——它是一种歇斯底里。他知道这种发泄与幽默无关。实际上，个别的原因往往毫不有趣。

也许，是害怕什么事。

你害怕《大众》杂志上的一篇该死的文章吗？那就是你所想的吗？愚蠢。害怕你在英文系的同事看到那些照片后，认为你已经丧失理智了吗？

不。他根本不怕他的同事们，甚至其中资历最老的那些人他也不在乎。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他有足够的金钱作保证，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当然，目前他并不想这么做，因为虽然他不喜欢大学生活中的官僚气氛和事务性工作，但却很喜欢教书工作。几年前，他是很在乎他的同事们怎么看他的，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的确，他很在乎怎么想，他的朋友，

丽兹的朋友，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恰好是他的同事，但他认为这些人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

如果有什么事要怕的话，它是——

到此打住。他在心里以一种冷淡的、严厉的语气命令自己。这种语气曾吓得他班里最调皮的学生脸色苍白不敢吱声。马上停止这种胡思乱想。

他再次低头看那张照片，但这次他没有看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脸，照片上他们像两个作家似的对视而笑。

乔治·斯达克

1975 - 1988

不是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那才是使他不安的东西。

那个墓碑。那个名字。那些日期。最主要的，那酸溜溜的墓志铭，这墓志铭使他大笑不止，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笑声的下面一点儿也不可笑。

那个名字。

那个墓志铭。

“没关系，”泰德低声说，“操他妈的他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他仍感到不安。

当丽兹一手一个抱着刚换好衣服的双胞胎走回来时，泰德又低头开始读那篇文章报道。

“我谋杀了他吗？”

泰德·波蒙特反复问道，陷入沉思。他曾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狂舞者们》曾获得1972年全国图书奖提名。他看上去有点儿困惑。“谋杀，”他有一次轻声说，好像从没想到这个词……虽然乔治·斯达克所写的几乎全是谋杀，而波蒙特称他为自己“黑暗的另一半”。

老实的打字机旁放着一个大口陶瓷瓶，他伸手从中抽出一

支黑美人贝洛儿牌铅笔(波蒙特说,斯达克就用它写作),开始轻轻咬它。从瓶中十几支铅笔的外表判断,咬铅笔是他的一种习惯。

“没有,”他把铅笔扔回瓶中,终于又开口了,“我没有谋杀他。”他抬起头,露出微笑。波蒙特三十九岁,他那么爽朗的微笑时,看上去像一个大学生,“乔治是自然死亡的。”

波蒙特说乔治·斯达克是他妻子的主意。伊丽莎白·斯蒂芬斯·波蒙特是一个沉静、可爱的金发女人,她不认为应该归功于她一人。“我所做的,”她说,“是建议他用另一个名字写另一部小说,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泰德在写作上遇到了阻碍,他需要新的突破。”而且实际上——她笑了——“乔治·斯达克早就在那里了。我从泰德断断续续所写的一些未完成的稿子中看到了他的迹象。这不过是让他从暗处走出来罢了。”

波蒙特的许多同行认为,他的问题不仅是写作上的阻碍。至少两位著名作家他们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在他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之间的那段艰难时期,他们担心波蒙特是否心智健全。一位作家说,《狂舞者们》出版后,批评多于赞扬,他相信波蒙特曾企图自杀。

当问及他是否考虑过自杀时,波蒙特只是摇摇头说:“这是个愚蠢的念头。真正的问题不是被大众接受,而是写作上的阻碍。一个死掉的作家永远克服不了这种阻碍。”

同时,丽兹·波蒙特不停地“游说”——这是波蒙特的原话——他用一个笔名。“她说如果我愿意,我能够再次振作起来。写我愿意写的任何东西,别管《纽约时报书评》会怎么说。她说我可以写一部、两部小说,一部侦探小说、一部科幻小说,或者,我可以写一部犯罪小说。”

泰德·波蒙特咧开嘴笑。

“我认为她是故意把那个放在最后。她知道我一直想写一

部犯罪小说，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用一个笔名写作，这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使人觉得自由，就像一个秘密的紧急出口，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但是也还有其他因素。这很难说清楚。”

波蒙特一只手伸向瓶中削得很尖的贝洛儿牌铅笔，然后又撤了回来。他从书房的窗口望出去，外面是春意盎然的绿树。

“用笔名写作，就像变成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他最后吞吞吐吐的说，“我越想这个主意，就越觉得我会……哦……再创造自己。”

他的手悄悄伸向陶瓷瓶，这次很成功的抽出了一支铅笔，同时，他的脑子在想别的事。

泰德翻过一页，然后抬头看着双人高脚椅上的双胞胎。男孩——女孩双胞胎一般不太相像，但是温蒂和威廉却极为相像。

威廉对泰德咧嘴笑。

温蒂也对他咧嘴笑，但她在炫耀她兄弟没有的附加物——孤零零的一颗门牙，这颗牙齿长出来时一点儿也不疼，它毫不费力地钻出牙龈，就像潜水艇的望远镜钻出海面一样。

温蒂把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从塑料瓶上移开。张开小手，露出粉红色的掌心，合拢，张开。一种温蒂式挥手。

威廉没有看她，把他的一只手从瓶子上移开，张开，合拢，张开。一种威廉式挥手。

泰德郑重地从桌子上举起一只手，张开，合拢，张开。

双胞胎咧开嘴笑。

他又低下头看杂志。啊，《大众》，他想——如果没有你，我们会在哪儿，我们会做什么？这是美国的明星时代。

当然，作者把所有的秘密都抖落出来了，尤其是《狂舞者们》没有获得图书奖后四年艰难的日子，但这是预料之中的，他并不觉得这种暴露难堪。一来是这并不可耻，二来是他一直觉得真

相比谎言更容易接受。至少从长远看是这样。

当然，这又提出一个问题：《大众》杂志和“长远”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

哦，现在太晚了。

写这篇报道的那家伙名叫麦克——麦克什么？记不清楚了。《大众》上作者的署名一般都在文章的最后，除非你是一个泄露皇家秘密的伯爵和嚼其他电影明星的电影明星。泰德必须翻过四页（其中两页是整版广告）才找到那个名字——麦克·唐纳森。他和麦克海阔天空聊到很晚，当泰德问他，是不是真有人关心他用另一个名字写了几本书时，唐纳森的回答让泰德大笑不止。“统计显示，《大众》的大多数读者比较迟钝。致使他们很难发现什么新东西，于是别人发现什么他们就看什么。他们会很想知道你的朋友乔治的所有情况。”

“他不是我的朋友。”泰德笑着回答说。

现在，他问炉子前的丽兹：“你搞完了吗，宝贝？要我帮忙吗？”

“不用，”她说，“我只是给孩子们熬点汤。你还没有自我欣赏完？”

“还没有。”泰德厚着脸皮说，又回到那篇报道上。

“最难办的实际上是名字，”波蒙特轻轻咬着铅笔，继续说道，“但这非常重要。我知道它会起很大作用。我知道它会打破我写作上的阻碍……如果我有一个身份，一个与我不同而又合适的身份。”

他怎么会选择乔治·斯达克的呢？

“哦，有一个写犯罪的小说家，名叫唐纳德·E·怀斯莱克，”波蒙特解释说，“怀斯莱克用他的真名写犯罪小说，都是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道德的社会喜剧。”

“但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中叶，他以里查德·斯达

克的名字写了一系列小说，那些书与以前的大不相同。它们写的都是一个叫帕克的职业小偷。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除了盗窃别无所好。

“不知为什么，怀斯莱克最后停止写作有关帕克的小说，但我永远忘不了怀斯莱克在笔名一事公开后所说的话。他说，他在晴天写作，而斯达克在阴天写作。我很喜欢这话，因为1973到1975刚好是我的阴天。

“在那些最好的小说中，帕克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个杀人机器。强盗被抢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帕克碰到许多坏蛋——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坏蛋——完全就像一个其程序只有一个目标的机器人。‘我要我的钱’，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我要我的钱，我要我的钱。’这使你想起谁了吗？”

采访者点点头。波蒙特在描述阿历克斯·马辛，乔治·斯达克小说的主要人物。

“如果《马辛的方式》整本书都写得和开始部分一样，我会把它永远塞进抽屉里，”波蒙特说，到了自己的节奏，一切都变得非常顺畅。

采访者问，波蒙特是不是说他写了一段时间后，乔治·斯达克醒过来，开始说话了。

“对，”波蒙特说，“差不多是这样。”

泰德抬起头，忍不住又笑起来。双胞胎看到他笑，也咧嘴笑起来了，丽兹正在喂他们豌豆汤。他说的，他实际上说的是：“天啊！这太戏剧化了！你把它说的像《费兰肯斯坦》中的章节：闪电最后击中了城堡最高处的杆子，怪物被击活了！”

“如果你不停下来，我就没法喂完他们。”丽兹说。她鼻尖上有一粒煮过的豌豆，泰德有一种可笑的冲动，想要吻掉它。

“停下什么？”

“你一咧嘴笑，他们也跟着咧嘴笑。你没法喂一个咧嘴笑的

婴儿，泰德。”

“对不起。”泰德谦恭的说，冲双胞胎眨眨眼睛。两张一模一样的笑脸沾着绿色的豌豆，笑得更欢了。

他低下头，接着往下读。

“1975年的一个晚上，我想好了名字，开始写《马辛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准备好后，把一张纸卷进打字机……接着，我又把它退出来。我总是用打字机写作的，但乔治·斯达克显然不喜欢打字机。”

又是咧嘴一笑。

“也许在他服刑的地方根本没有打字机。”

波蒙特指的是乔治·斯达克的“作者简介”，那上面说，作者三十九岁，曾因纵火罪、持刀威胁罪和企图杀人罪在三座不同的监狱中服过刑。但是，这个作者简介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波蒙特还为达尔文出版社写过一篇作者履历，他以一个出色的小说家才有的想象力详尽的描述了他的另一个自我的历史。从他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直到他最后定居于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一切应有尽有，除了乔治·斯达克六周前被埋葬于缅因州的故乡公墓。

“我在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一本旧笔记本，而且我使用那些铅笔。”他指指装铅笔的陶瓷瓶，当他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支时，似乎有点惊讶，“我开始写作，下面我知道的，就是丽兹告诉我已经是半夜了，问我想不想睡觉。”

丽兹·波蒙特也记得那个晚上。她说：“我十一点四十五醒来，发现他不在床上，我想，哦，他在写作？但我没有听到打字机声响，我有点害怕。”

她脸上的神情表明她不仅仅是有点儿害怕。

“我走下楼，看到他伏在那个笔记本上奋笔疾书，这时，你用一根羽毛就能把我打倒，”她笑了，“他的鼻子几乎贴在纸上。”